

(上接第一版)

**创新之变：育发展动能，通
赶超之路。体系为先，平台为
要，企业为源**

后发展、欠发达，是革命老区的共同现实。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，向创新要动力是不二法门。但是，要破解好这道题，并不轻松。

难在哪？难在既要追赶，又要跨越；难在传统产业要“转”，新兴产业要“上”；难在不仅要解决“有没有”，还得想办法解决“好不好”。千难万难归于一处：难在各类创新要素培育和集聚上的先天不足。

“南康家具还没资格参加我们的博览会。”南康区委书记何善锦清楚地记得这件事——2017年，他兴冲冲带队到深圳参展，却被深圳家具协会负责人不留情面地泼了冷水。

这样的“伤自尊”，何善锦遭遇过不止一次。无林木资源、无市场条件、无交通优势的“三无”南康，靠着一群返乡木匠，敲打出了一个“无中生有”的产业，却也因创新能力不足，抄袭模仿成风，一度在业界坏了名声。“前几年南康搞家具博览会，我们贴钱请知名厂家参展，人家都不肯来，原因很简单，怕我们抄袭。”何善锦回忆说。

科技创新能力不足、动力不强，是制约老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瓶颈。近年来，赣州围绕革命老区创新发展作示范，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，对能够快速突破、及时解决问题的技术，抓紧推进；对属于战略性、需要久久为功的技术，则提前部署。为此，下了三步棋。

第一步，体系为先。

赣州围绕构建科技创新政策体系，出台《关于加快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赣州的实施意见》等10余个政策文件，建起全过程创新生态链，为企业放手试、大胆闯提供良好环境。

第二步，平台为要。

赣州把注意力放在优势产业顶端，离子型稀土资源高效开发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、脐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……目前，仅国家级科创平台载体，赣州就已达20个。

去年10月份，中国科学院赣江创新研究院落户赣州，这是中科院近10年来新设的首个直属科研院所，填补了江西无国家级大院大所的空白。

赣县区作为承接地，仅仅7个月，便实现一期工程竣工交付。赣江创新研究院动作更快，还没落地，就组建起资源前沿与交叉中心、资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所、材料与化学研究所等5个研究单元，聚焦赣南稀土、钨等优势资源绿色高效分离、高端材料开发。9个院士团队领衔的200多位科研人员，与赣州市20余家重点企业建立紧密合作，科研人员赴企业担任技术副总，迅速卡位。

位于赣州高新区的中科拓又达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便是其中之一。公司董事长赵欣说，在赣江创新研究院科技成果加持下，他们当年投产，当年盈利，实现了产品从0到1、从1到N的裂变。通用机器人、上下料机器人、稀土冶炼机器人相继面世，成为国内工业机器人自动化设备的引领者。

牛刀小试，锋芒尽显。赣州高新区党工委专职副书记黄建鶴感叹：“谁拥有一流创新人才，拥有前沿学科，谁就能在科技创新中占据优势。赣江创新研究院是破解老区创新发展难题的‘药引子’，进而将带动赣州成为区域创新高地。”

第三步，企业为源。

企业是市场的主体，也是创新的源泉，更是强市的根基。在赣州的理解中，有了龙头才能“出头”，才有“奔头”。

2019年2月份，赣州经开区的孚能科技被认定为江西省首家“独角兽”企业。在这家企业繁忙的生产线上，不同规格的三元锂电池次第下线。孚能公共事业部总监支译繁介绍说，企业掌握了数十项核心技术，是全球最早产业化生产三元锂电池的公司之一，目前已发展成为国内最大、全球前三的软包动力电池供应商，进入戴姆勒、吉利、路特斯、红旗等知名车企供应链。

孚能“花开”赣州，展现了老区企业的创新活力，折射出的是老区在产业“赶超”上的眼界。

当年，孚能抱着自己的“独门秘籍”四处找娘家，因为市场还未完全发育，就连沿海发达地区的开发区也不愿意“吃螃蟹”。赣州经开区党工委书记陈水连说，当时赣州就敏锐地意识到，孚能的电池技术及赣州的高性能钕铁硼永磁电机，可以构成新能源汽车的完美配套。

赣州愣“砸”出7000万元入股，力邀孚能落户。赣州不仅“砸”出500亿市值的江西首家科创板企业，更“砸”出了新能源汽车上下游的完整配套。

“老区创新发展，坚持高标准是前提，同时还要因地制宜，保持前瞻性。以赣州为例，不能仅仅满足于简单承接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转移，更要在新兴产业的谋划、培育和发展方面实现突破。”赣州市发改委副主任亓伟扬说，赣州目前形成的新能源汽车城、现代家居城、中国稀金谷、青峰药谷、电子信息产业带、纺织服装产业带，全都是立足自身资源禀赋，加大创新投入的结果。通过实行重点项目攻关“揭榜挂帅”，支持组建创新联合体，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，赣州培育出一批产业链“链主”企业、头部企业。

这些企业就像一粒粒种子，正以惊人的速度不断成长。虽然与发达地区还不可同日而语，但与自己的过去相比，赣州已经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：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由2012年的0.31%提高至2020年的1.6%；高新技术企业遍地开花，由2012年的12家增至2020年的1107家，增幅全省第一。

**开放之境：破封闭定式，树
“湾区思维”。博采众长，利在兼
融，胜于产业**

老区之困，最大的问题是困于封闭。

“唯有开放才能进步，唯有包容才能让进步持久。”“努力续写更多‘春天的故事’”“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。”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放的重要论述，正在赣州开花结果。

赣州示范

本报调研组



位于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的中科院赣江创新研究院。

邹忠辉摄(中经视觉)

因为赣江水道，因为梅岭古驿道，赣州鼎盛一时，“溯赣江，沿章贡二水，攀南岭，罗霄、武夷山关隘，抵闽、粤，直指南洋……”作为历史上丝绸之路海陆互联的重要节点，赣州一度“商贾如云、货物如雨、万足践履、冬无寒土”。随着内河水运的没落和陆路交通的“更优替代”，深锁大山的赣州辉煌不再。

“春天的故事”如何演绎？必须砸开封闭的困锁。故事的序章，始于《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》的实施。这一文件提出支持赣州有序承接产业转移，打造内陆开放型经济新格局。由此，一场乘风破浪的“开放之旅”扬帆远航。

这些年，赣州高速公路实现“县县通”，总里程1495公里，约占江西省的四分之一；继昌赣高铁开通营运后，赣深高铁即将横空出世，赣州与“粤港澳大湾区”2小时经济圈跃然纸上，黄金机场成为江西第二个国际空港，瑞金机场计划2022年通航，龙南通用机场即将开建，赣州成为全国拥有最多机场的设区市之一。除此之外，还有“借船出海”的赣州国际陆港。

“从国家层面看，赣州被定位为‘全国重要的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’，并入选首批国家物流枢纽名单；从区位上看，赣粤闽湘四省通衢的赣州，承东启西、沟通南北，是江西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最前沿，也是粤港澳大湾区联动内陆发展的直接腹地。”赣州市委副秘书长、政研室主任陈相飞说，赣州周边400公里半径内，没有省会城市，这就代表赣州不会被“虹吸”，而赣州周边200公里半径外才有地级市，这就意味着赣州有“辐射”带动的潜力。为此，江西提出将赣州打造成为省域副中心城市，在江西南部崛起内陆双向开放新高地。

相对于东部沿海地区，赣州优质资源配置不足；相对于西部地区，赣州的要素成本不是最低；就算站在江西全省，赣州产业基础也依然薄弱。拿什么来吸引资本？

“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，打造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国际化营商环境，这为我们提供了根本遵循。”赣州市商务局四级调研员张伟东说，赣州要发展，要靠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。

“凡是大湾区能做到的，我们都要做到。”这是赣州上至市委书记，下至基层办事员挂在嘴边的一句话。“发展中的问题，看上去是营商环境，根子则是干部的思想观念和工作作风。”张伟东认为，关键在于变“老区思维”为“湾区思维”，变“避责思维”为“负责思维”。

循着湾区思维，赣州创新推出“全产业一链办”改革。

“过去，下放审批权限都是‘撒胡椒面’，现在实行‘园区点单，精准下放’，对照世界银行营商环境十大指标体系，将涉及的省、市、县三级权限放尽放准至园区，助力园区产业链补链。”赣州市行政审批局政管科负责人彭博说。

在龙南市，当地提出打造“龙易办”营商环境，让企业和群众办事“容易办、放心办，最高效、最放心”。在赣州经开区，入园建设项目建设办结时限总体压缩159个工作日，证明材料总体精简37个，“最多跑一次”事项比例达95%、“一次不跑”事项比例超60%。

构筑内陆双向开放新高地，放大了赣州的区位优势，也补齐了思维短板。更为深刻的变化，是赣州增强了市场意识，取人之长，为我所用。

赣深“组合港”的诞生，就是一个代表案例。

何善锦说，自己最初是在报纸上看到“组合港”这个概念的，于是突发奇想：“南康的木材进境陆港，能不能和深圳一起搞个组合港？”

一开始这是一场“单相思”。“我们有什么东西能为人所用？”南康变换了思路，提出与深圳盐田港集团成立平台公司，让渡管理权，“让利共赢”，赣深“组合港”应运而生。依托这一全国首创的“跨省份、跨关区、跨陆海港”通关模式，赣州港与盐田港实现“同港同价同效率”。何善锦说，这一次“让利”让出了“新天地”：赣州出口企业资金成本节约30%，时间成本节约40%。

思路通，路路通。立足构筑内陆双向开放新高地，赣州各区县找准首位产业，错位竞争，既为县域经济的协同，也为与大湾区产业的对接，更为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与融入。

在南康区的格力电器(赣州)智能制造基地，一台台机器来回穿梭。120亿元的投资，将在这里垒起涵盖空调生产、家用电器、再生资源项目的生产基地。“南康将致力于家具、家电、家电产业链融合发展，打造全国知名的家具家居产业链。”赣州市工信局副局长林小兵说。今年以来，以老区、信丰和赣州经开区等为重点，赣州大力推进

电子信息产业“芯、屏、端、网、器”融合发展，正成为泛珠三角重要的电子信息产业集聚地。

立足构筑内陆双向开放新高地，赣州各区县普遍建立起对接大湾区的平台。亓伟扬说，我们通过做大做强赣州经开区、龙南经开区、瑞金经开区、赣州高新区4个国家级开放平台，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，推动了江西“三南”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合作示范园、深赣港产城特别合作区、赣深产业合作区等重大开放平台建设。

2020年，赣州现代家居产业集群产值突破2000亿元，有色金属产业集群产值达1200亿元，纺织服装、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产值均超900亿元。今年前8月，赣州国际陆港开行中欧班列201列，同比增长55.81%，发送货物1.82万标箱，同比增长67.24%，覆盖中亚五国及欧洲22个国家151个城市。

绿色之美：守三江碧水，强 资源价值。治山理水，不负青 山，方得金山

千百年来，章水和贡水在崇山峻岭间川流不息，于赣州古城交汇成千里赣江，也涤荡出赣州之壮美。

“绿色生态是最大财富、最大优势、最大品牌，一定要保护好，做好治山理水、显山露水的文章，走出一条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水平提高相辅相成、相得益彰的路子。”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西绿色发展的殷切期望。“要加大科技创新工作力度，不断提高开发利用的技术水平，延伸产业链，提高附加值，加强项目环境保护，实现绿色发展、可持续发展。”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赣州指明的具体路径。

50多岁的赖东北，是石城县赣江源国家自然保护区的护林员。他说，自己原先的职业是伐木工。伐木烧炭，是他祖辈就开始的营生。

烧炭、造纸，只是最原始的破坏。还有更为不堪的“回忆”：“土法”开采稀土，把萃取溶液灌进山体，留下了山体千疮百孔。赣州的水土流失，一度占到国土面积的近三成，严重威胁着地质安全和流域生态。

“大自然给了我们格外的恩赐，但我们没有好好珍惜。”赣州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林宗圣说，改变来自于绿色发展理念的重新树立。以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为依托，赣州拿出堪比脱贫攻坚的气魄和勇气，打响了生态环境全面修复治理的硬仗。

赣州把全市97家持证开采的钨矿山整合为66家，88个稀土矿山全部整合到中国南方稀土集团，粗放式、掠夺式开采全面禁绝。

矿山修复是一道世界难题。赣州市探索出一套山上山下、地上地下、上游下游“三同治”的治理模式。“具体来说，就是山上地形整治，植被复绿；山下兴建生态挡墙，控制水土流失。地上变废为宝，发展光伏发电；地下截流引流，人工湿地减污。上游稳沙固土，恢复植被；下游清淤疏浚，实现水质末端控制。”赣州市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区主任吴良灿说，通过“三同治”，治理区域的水土流失量降低了90%，流域水体氨氮含量则削减了89.76%。

昔日到处冒烟的赣江源头，如今呈现出勃勃生机。倍加珍惜的赖东北也由砍树人变成护林人。他说，现在每天巡检在山林步道，呼吸着新鲜空气，还能拿到工资，心情十分舒坦。

从“生态疮痍”到“绿色屏障”，鲜明的对比背后是万千赣州人守护绿水青山的强大合力。如今，赣州87个重要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和赣江、北江、东江出境断面水质达标率保持“双100%”，荣膺“国家森林城市”“中国最具生态竞争力城市”称号，山地丘陵地区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保护修复等4项改革经验在全国推广。

调研中了解到，2017年以来，赣州市花在治山理水上的“账单”高达139.27亿元。这对于欠发达的赣州来说，无疑是一笔大账。

“咬牙花这个钱一点也不心疼，关键是不能再让老区人民守着绿水青山过穷日子。”许南吉说。

护住绿色这个底色，挖掘产业特色因此变得可能。

赣州努力提高稀土开发利用水平，延伸产业链。通过整合赣江创新研究院、稀土功能材料创新中心等高端科研力量，重点发展稀土高性能磁性材料、合金材料等功能材料，向稀土永磁电机、永磁变速器等深加工及应用产品延伸。

“通过联合攻关，我们单一稀土金属铽的消耗量由原来的7%下降到现在的4%，不仅降低了能耗，产品性能也可与国际一流企业竞争。”江西尊

磁稀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李建东说。

留住绿色这个底色，擦亮发展成色变得理所应当。绿色产品形成价值、绿色溢出形成价值、绿色带动形成价值……赣州在生态资源价值转换方面的探索，从容不迫。

在于都县梓山富硒蔬菜产业园内，3100多亩蔬菜钢架大棚延绵起伏。依托富硒资源禀赋，于都以“硒+X”的布局推进富硒农业发展，打造出富硒蔬菜、富硒水果、富硒大米等产品。目前，全县建设设施蔬菜面积近4万亩，年播种面积21.8万亩，蔬菜产量45万吨，产值约22亿元。

不负青山，绿能成金。群山掩映在碧树繁花间，古朴的民宿错落在半山腰。背靠江西首家5A级乡村旅游景点——丫山景区，大余县大龙村现在吃上了“生态饭”。“如果丫山没有绿水青山，我现在应该还是电子厂的流水线工人。”今年33岁的黄晓秀在丫山脚下长大，之前在广东务工的她，辞职进入景区工作，学会了歌舞表演。“白天是职员，晚上是‘演员’，工资、分红、外加才艺津贴和提成，一年下来能有10多万元。”黄晓秀笑着说，“这里真是山美、水美、生活更美。”

振兴之治：强特色产业，赋 动力势能。以人为本，融合城 乡，善治必达

民族要复兴，乡村必振兴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构建新发展格局，把战略基点放在扩大内需上，农村有巨大空间，可以大有作为。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，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，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。

作为我国南方丘陵地带，赣南地区山多田少，水土地薄。从脱贫迈向振兴，赣州仍然是江西面积最大、人口最多、乡村数量最多的地区。全市近千万人口中，有五成农村人口。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、广度、难度，丝毫不亚于脱贫攻坚。

北纬24° 29'—27° 09'，东经113° 54'—116° 38'，独特的地理纬度，加上偏酸红壤，让赣南成为中国乃至世界闻名的脐橙优势产业带。

在信丰县安西镇，脐橙挂满枝头。在当地政策的引导下，在外务工的王前进2016年回到老家，流转了60亩土地，种起了脐橙。无人机喷药、水肥一体化，有了专业技术人员悉心指导，去年王前进的果园第一年挂果就喜获丰收，“21万斤脐橙，卖了60多万元，今年产量有望翻番。”

采取“公司+基地+电商+农户”的利益联结，赣南脐橙带动100万农村劳动力就业，成为赣州名副其实的农业“当家树”、“农村”致富树”，农民“摇钱树”。“赣南脐橙已发展成为集种植生产、仓储物流、精深加工于一体的产业集群。”赣州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周昱说。

瞄准粤港澳大湾区广阔市场，赣州这几年还从山东“搬”来蔬菜产业，累计建成25.54万亩规模设施蔬菜基地，布局72个富硒蔬菜生产基地，并启动大湾区“菜篮子”配送赣州分中心建设，成为共建大湾区“菜篮子”平台城际合作城市。

目前，赣州发展农业产业基地3100多个、新型经营主体9800多个，产业联结脱贫户达91%。仅去年，赣州就新发展以职业菜农为主的种植主体6446户，培训菜农近1.6万人次，正成长为振兴乡村产业的主力军。

“口福”经济起来了，“眼福”经济也迈入新境界。最近，赣州市出台《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(2021—2023年)》，提出做强“红色故都”“客家摇篮”“江南宋城”“阳明圣地”四张名片，加快建设全国红色旅游一线城市、粤港澳大湾区生态康养旅游后花园、区域性文化旅游中心。到2023年，力争旅游综合收入超过1800亿元。

于都县委书记黄法说，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升，县域在城乡一体化的格局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，赣州正在县域形成人口、产业和公共服务城乡融合发展的趋势。

赣州市常年在外务工人员超过200万，劳动力资源丰富。于都是人口大县，有120万人口，以往由于缺乏产业支撑，大部分劳动力流向珠三角地区。

于都顺势而为，根据外出务工人员职业技能特点，把服装服饰确定为首位产业，吸引大量人员带着资本、拖着设备，回到家门口建厂房，成为大湾区服装企业转移承接之地。目前，全县已聚集大小服装企业近2000家，从业30余万人。

就和南康的家具产业一样，于都纺织服装产业在“无中生有”后，开始了“有中生优”。不仅建起了3所服装学校，每年培养数千名“城镇产业工人”，还建起全球面料交易与数据服务平台“FDC”。

面料图书馆”，促进企业面料消费、产业升级。

“人口红利带动服装产业，产业吸纳就业，就业拉动消费，消费促进生产，城市繁荣进而反哺农村。”黄法说，随着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更加通畅，乡村已成为“内循环”的重要一环。

产业发展起来，新型城乡关系建立起来，千千万万个坚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，则保证着乡村社会充满活力、安定有序。赣州市通过党建引领，各扬所长，村集体经济“百花齐放”。2016年底，赣州市3469个行政村有近半数为集体经济收入“空壳村”。2020年，所有行政村经营性收入过10万元，村均经营性收入27.77万元，其中107个村超过100万元。